



凯·摩根数独侦探小说系列

Sudoku

数独，让世界为之疯狂的智力游戏——

——重重数独迷雾，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谋杀——

[美] 凯·摩根 著 刘晓丹 译

世界最牛的
数独侦探小说来了!!

夺命 数独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Murder by Numbers

夺命数独

凯·摩根数独侦探小说系列

[美] 凯·摩根 著 刘晓丹 译

 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本书经作者授权，由现代出版社出版

图字：01 - 2010 - 045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夺命数独/[美] 摩根著; 刘晓丹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 - 7 - 80244 - 722 - 6

I. ①夺… II. ①摩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5942 号

版权所有 © 2008 by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.

第 227 页的数独游戏版权所有 © 2008 by Mark Danburg-Wyld,

<http://sudokuplace.com>.

保留所有权利, 包括以任何形式复制全部或者部分的权利在内。

本版系与 Berkley 出版公司——企鹅集团 (美国) 有限公司的成员——协商出版。

著 者 [美] 凯·摩根

译 者 刘晓丹

责任编辑 张桂玲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 - 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.375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44 - 722 - 6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谨以此书献给我在伯克利的主编米歇尔·维加。她在关键时刻接管了本书的编辑工作，用她充沛的精力、超凡的理解力以及过人的才华极大地帮助了本书的创作。

卷一 不解之惑

我常常惊喜地发现，有些人解数独题，专门挑战那些被界定为“具有超级难度——保证会弄得你头晕目眩”的去破解。可是，正是这些勇士，担负起研究最前沿的解题技巧的重任。他们往往利用最少的数字提示（根据最近一项发现，17 个数字提示为数独题中最少的提示）和最多的提示（81 个空格中，有 77 个是已经填好的数字，需要谨慎解答，方能找到唯一答案）。他们计算出了有效的数独数（经数学计算，有效的数独题共计 5472730538 个——这个数字仅比地球的人口略微少了一点。）。

解答数独无须过人的数学技巧，却需要有高位的数学理念。然而，我听到有人用“非确定的多项式问题”和“制约性程序”这样的术语来形容数独，不禁怀疑起数独游戏是否有乐趣可言（第二个术语听起来有点儿古怪，是不是？）。

这就像读一本侦探小说一样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人们在解答数独题时，寻求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顿悟，或是一种类似散文风格的形散神不散的意蕴。然而，数独真正能引起人们的兴趣，让人爱不释手的原因就是——人们想知道“谁能找到答案？”

做数独题，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“他们如何找到答案的？”当然，就算解不出来，也无伤大雅。毕竟，这只是一场游戏。

——选自莉莎 K《数独线索》

1

莉莎下了车，她为能在中心大街抢到一个停车位感到高兴。这并不是说在少女滩的商业区停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。只是最近，车位有些吃紧，不得不伺机抢占。

小镇上，海风阵阵袭来，可莉莎却闻不到一点海洋的气息。也许是什么东西让她的鼻子过敏；也许是今年秋天，俄勒冈海岸忽冷忽热的天气害得她感冒。莉莎觉得喉咙灼热，她真想一头扎进鱼缸里。

然而，更糟糕的事情，似乎还在后面呢。

莉莎打了个喷嚏，把整个购物街的玻璃橱窗震得直响。莉莎记得：自己小的时候，经常来这里，兜里揣着的零花钱叮当作响。可如今，这里已经变了模样。儿时的那家军用品商店还在那儿，那时候镇上的男人有百分之九十都到那儿买军装。璠米服装店也还在，莉莎的妈妈过去偶尔会去那里买衣服。可莫特西服店早就不见了——这年头儿，谁还买西服呢？

过去，这儿有一家酒店，酒店的顶层已经在火灾中烧光了。虽然经过修葺，可剩下的两层建筑样子非常古怪，像是被蛾子啃过，残破不堪。现在，这两层建筑成了海洋酒吧。过去，如同堡垒一样森严的银行，是那个小镇居民储蓄和贷款的

场所，多年前已被拆除。如今，这里成了零售商品的集散地，只留下一家玻璃和钢筋结构的银行支行。虽然门脸俨然是商店，它却傲视着周围的店铺，像位于对面大街的妈妈咖啡馆一样坚挺。莉莎小时候经常光顾的书店，如今已经变成了金碧辉煌的新时代购物广场。看来，加州居民为加州市郊的发展投入不小。

莉莎穿过中心大街，朝着少女滩商业区之“锚”，不，应该说是“基石”走去。西灵药店如今已经由第四代传人经营了。莉莎小时候常常与马特·西灵——那位药店创建人的孙子一起打扫药店。她还清楚地记得，第三代药店店主——老西灵先生威严地端坐在柜台后面。莉莎有个头疼脑热、跌打损伤，都是由他开药。有时，莉莎很乖，老西灵先生还会拿出棒棒糖给她吃。

莉莎回忆起旧日时光，不禁叹息起来。可很快，一阵喷嚏又向她袭来。事实上，老西灵先生如果还在世的话，现在倒可以帮忙。

莉莎上大学期间，会在回家休息的时候去药店转转，不仅是为了看望老西灵先生，还有那个又瘦又高、扫地时推着扫把的孩子——西灵家的第四代继承人，年轻的加里。

西灵药店还保留着旧日的风貌。橱窗的玻璃还是 20 世纪 20 年代，古斯塔夫·西灵最初开办这家药店时留下的呢。那些神秘的五彩玻璃烧瓶摆满了整个药店——红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，与摆在货架上的现代药剂和每周销售的药品形成了鲜明对照。

药店里的装潢既古老又现代。陈年的玻璃柜台环绕四周，

密密麻麻的药架使原本开阔的空间略显狭小。原来放在药店门口那毫无生气、一丝不挂的塑料人体模特是用来表明旧式的疝带用法，如今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拐杖取而代之。

市场上那些人会不会抓起一根拐杖就逃跑呢？莉莎头脑里忽然冒出了这个怪想法，这儿倒是个放拐杖的好地方——拐杖还能防盗呢。想想看吧，过去买疝带的顾客也许也会遇到被偷盗问题。也许有些事是不会改变的。

莉莎穿过药架，来到了后面的柜台。过去，诺拉·西灵在那里收款。几个月前，莉莎回到家乡，听说老西灵先生去世的消息颇为震惊。可是那时，让她震惊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。丈夫离她而去，她面临着两难的抉择：是回到竞争激烈的好莱坞，继续享受做明星经纪人工作带来的成就感；还是回到亲切的故乡，给疲惫的身心以宁静之所。更重要的是，莉莎在家乡碰到了高中时的男友，他在附近开了一家高档饭店。莉莎有志于尝试一个新的职业，她想报纸上开设一个数独专栏。

最后，她还是渴望得到内心的宁静，因此更倾向回到少女滩。

我只是希望我对数独的热情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莉莎心想。她想在家乡寻求一种平静的生活，这种生活并不像好莱坞生活那样物欲横流。最近，莉莎的生活更像在几个角色之间周旋：她要在迈克尔，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前夫的男人，还是她高中时的男友，饭店老板凯文之间做出选择；在做一位明星经纪人，还是做一位数独专栏作家之间摇摆不定。莉莎曾经很幸福。那时，她还在为生计疲于奔波；而几小时之后，她却成为媒体的焦点，开起了记者招待会……

又一个震耳的喷嚏打乱了她的思绪。

现在应该到药店买点感冒药了。

诺拉·西灵抬头看了看莉莎。当她认出莉莎时，她那用来招呼客人的程式化笑容变得更为真诚。西灵夫人风韵犹存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她一定是个标致的美人。可在莉莎的记忆里，西灵夫人可是个冷峻的女人。虽然她和丈夫一起站在柜台后面，是药店的老板娘，可她的样子倒像一位严厉的女教师。

乍一看，岁月并没有在诺拉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，她看起来没有变老，就像莉莎上大学时看到她的样子。这十年来，她要照顾生病的丈夫、打理生意，使药店经受住小镇生活的变迁、零售业的沉浮、连锁店竞争带来的种种考验。马特去世后，她又与雇来的帮手辛苦经营，一直熬到了儿子加里从药学院毕业，才算苦尽甘来。

可仔细看看诺拉的脸，莉莎就想到了沙滩上的玻璃片。在经历了千万沙粒的磨砺后，镜片留下了无数细小的划痕，失去了往日的棱角，表面也由透明变得浑浊。诺拉年轻时那一头浅棕色的头发虽然还没变成满头银丝，却已然斑白。她的肌肤也年轻不再，变得更加苍白、几近呈半透明了。她那蓝色的眸子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她静静地听着莉莎描述的感冒症状，并礼貌地让儿子上前为患者开药。

加里·西灵已经不是少年时瘦削的样子。也许是他母亲的厨艺太好，他体重大增，眼看就要出将军肚了。他圆圆的脸上仍稚气未脱，略带青涩，他显然意识到这一点，特意用浓密的胡子加以遮掩。或者，他留胡子是为了填充鬓角，因为他的头发已经日渐稀少。

虽说加里的样子有点古怪，可却很精通业务。他专注地听莉莎说出自己的病症，然后建议莉莎用鼻腔喷雾剂和菱形含片，这两种药无须医生开处方就能购买。

“不用服用药片吗？”莉莎不无惊讶地问。

“你不想过度用药吧。这种喷雾剂，就是专门治疗感冒的。”加里向莉莎保证，“这种带有香味的菱形含片可以润喉，也可以有效治疗鼻后滴注综合征。你会好起来，病症会减退，也不会产生服用抗组织胺药物带来的困倦感。”

诺拉也会提出同样的建议。可是此时，她正在满意地看着儿子为病人“上课”。

“俄勒冈州法律禁止药店出售药力强劲的抗组织胺药物。如果真的需要这种药，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行。”他耸了耸肩，接着说，“这种药能让你血压上升。另外，我想波特兰人想采取点措施，有人用这种药做成晶体脱氧麻黄碱。”

“他们也在少女滩做吗？”莉莎问道。

“据我所知，还没有。”加里说，“不过晶体脱氧麻黄碱实验室已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出现了。”

莉莎谢过这位年轻的药剂师和他的母亲，付了款，走出药店。

头真疼，像在水下缺氧状态一样，莉莎想，不知道在众目睽睽下，喷一下这种药是不是太不文明了……

她在两辆停住的车之间站下，朝小纸袋里看了看。这时，一辆重型卡车飞驰着掠过了中央大街。

我差点儿走到那辆卡车前面，莉莎心想，我现在思路不清楚，这东西最好能让我清醒点儿。

她看着那辆卡车和另外几辆卡车一道，在小镇码头附近停了下来。

这次又搞什么名堂——是扩建景观路还是要拍电影？莉莎心想。

去年，新任市长使尽浑身解数，为水边码头地区修建景观路筹集了足够资金。市长想用此举吸引更多游客。可直到现在，这项工程只停留在打桩阶段。码头地区到处都是建筑工程，因为这个地带是电影外景地的一部分，不得不暂停施工。

莉莎支持朋友德里克·罗宾斯为其侄女詹妮筹建的电影项目，可惜他后来被谋杀了。那场颇具戏剧性的营救行动就发生在这里。在此之后，少女滩变成了电影外景地的热门地点。至少，这是莉莎的初衷。

在这里拍外景对莉莎来说是一件好事。这样一来，她既能够践行承诺，继续担任詹妮的经纪人，又能担任《俄勒冈日报》的数独专栏作者，岂不两全其美？

镇上的居民也欢迎剧组到这里来拍外景。一来摄制组租用他们的店铺拍戏，会付给他们租金；二来小镇居民作为群众演员，不仅可以在银屏前露露脸儿，还可以赚些外快。

莉莎可从未想过自己会当演员。她的身高和那沙漏似的身材若出现在荧屏上，一定会像个尴尬的足球中卫——虽然也有曲线美，却只能当个默默无闻的配角。然而，她大学毕业后，休息了一年，去了日本。为了赚钱，倒是去当了几天群众演员。

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那句“演员是牲口”的著名言论曾经被画上了粗重的红线加以批驳。希区柯克辩解说他没有说

过“演员是牲口”，而是说导演应当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演员。在那个时代，他即使说出这种不逊的言论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莉莎心想。可换作现在，可以想象，像格伦·克洛斯这样的演员是不会容忍哪个导演这样评论演员的。尽管如此，现在的群众演员还被像牲口一样对待。莉莎曾经听到过摄制组的人称管理群众演员的导演助理叫“牧马者”。

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前几天，莉莎很可能永远结束做群众演员的生活。可如今，少女滩的群众演员很是神气，就像是那些铲除流氓的执法者一样。镇上大多数的居民，在过去两周的时间，隔三差五就会到镜头前当群众演员露露脸。

“抱歉，请让让，亲爱的。”

莉莎向后退了退，她的一个邻居从对面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，站在了莉莎旁边。

“哈尔太太，您打扮成这样是去参加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”莉莎问她的邻居。

哈尔太太平时在园子里干活儿时穿的旧斜纹布衣服，戴的那顶别提多难看的墨西哥草帽不见了踪影。她换上了一身从璐米服装店买来的新衣裳，花白的鬓发上还戴了一个精致的宽边草帽。

“我只是想到我要路过摄制组，就装扮了一下。”哈尔太太轻快地回答。

莉莎收起笑容。不管人们年纪有多大，或者他们身处何方——渴望被名利眷顾的梦想从未停止过。

“我已经在这儿当了好几天群众演员了。”哈尔太太接着说，“就因为这个，我才特意去买了套新衣服，虽然现在还没

拿到报酬，我也想炫耀一下。”

哈尔太太说话的时候总是神采飞扬。可这次，她只是面带微笑，略略点头，还不时地抖动抖动她头上戴的那顶大草帽，好像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努力地将这位老妇人的头高高托起，带她飞到九霄云外。

莉莎强忍住笑。她的邻居向她道别，向集结在中心大街的那一小撮居民们走去。

他们都站在制片厂门口张贴的海报前面。莉莎老远就能看到德克·詹斯基那惹眼的橙色鸭舌帽。

莉莎摇了摇头，一定是那个助理“牧马者”又犯了错。当然了，乍一看，这个助理堪称完美，俨然一副上镜的小镇精英模样。可莉莎心里明白，哪里有德克，哪里就有麻烦。与他混在一起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败类。德克很多年都没有一份正式工作。他声称自己有残疾，靠社会救济度日。说白了，都是纳税人在供养着他。说来也怪，他喜欢做的事情一事无成，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倒是手到擒来，包括一些劳心费力的活动：打猎、钓鱼、在酒吧斗殴。让这种人来剧组就是自找麻烦。

莉莎仔细看了看，发现那一小撮人已经惹上了麻烦。

一卡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了。昨天他们在摄影棚拍摄时用到的帆布掉了下来，露出了亮粉色喷漆字——滚开！

莉莎心想，那些分景拍摄的工作人员，看到这情景一定会头疼的。我猜，上次他们拍戏时，这儿可没有这些喷漆字。

莉莎皱了皱眉头。话说回来，剧组人员会擦掉这亮闪闪的字迹，这工作既耗时，又费钱，像这样简单的破坏行径很可能打乱整个拍摄进度。而拍摄计划打乱，又会影响到小镇的主要

修建工程——景观路的铺筑工作也许会延期。新任市长雷·马西尼的扩建计划不仅是港口前面的景观路。至少，据《俄勒冈日报》报道，市长的此计划包括高档商场和时尚的小吃店，它们会取代几个有碍市容的小房和傍水而兴的水产业。而此计划的第一步举措，就是用坚固的桩在淤泥上支撑起一条景观路，使其一直通向海滨地区。因此，打桩机不断发出隆隆巨响，不断地侵扰着这个原本安静的小镇。可是，剧组要在码头拍摄外景，这种噪音就不能继续。因此，这个涂鸦实际上同时阻挠了两项工作的进行。

市长和导演今天都高兴不起来了。可是，莉莎却感到很高兴，可转念一想，这涂鸦可以让德克·詹斯基这个卑鄙家伙多当一天群众了。

嗯……他不至于蠢到用这涂鸦损人利己吧？她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口袋中的药。如果在服药之前还这样容易走神，坐在电脑前工作也不会有什么效率。

莉莎听到德克的嚷嚷声，才把注意力转向了码头。

那个涂鸦的人会是德克吗？

德克不是涂鸦的人。他只是因为小偷小摸被剧组人发现了。莉莎还能听到德克矢口否认自己偷了台上放着的食物，那些食物是给剧组人员和主要演员的，地位低下的群众演员可无福享用。可是，尽管德克嘴上否认，可手里却攥着罪证——大块带有巧克力皮的面包圈，已经可以说明一切。看到这里，本来已经愤怒的剧组人员已经忍无可忍。一位助理让德克交一份辞呈，离开剧组。

德克洋洋得意地亮出他的秘密武器：他指了指头上那独特

的帽子，以为没人能取代他出演的角色。可剧组人员一定忍了德克这家伙很久了，已经忍无可忍。一位制片助理拿出一个破旧的复制品，把帽子给了另一位群众演员。

见此情景，德克便大声地说了些难听的话。

“你以为拿这样的烂货就可以应付了事了吗？”仅仅这一句质问，德克还勉强算得上文明一些，“我要给你们捣乱——我要把整个电影搅乱——彻底搅乱！”

“做这个我们可用不着雇用业余演员。”莉莎向车子走去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她在电影界这个圈子打拼的这些年里，这次电影拍摄可算不上顺利的：“我们已经雇用了一大批专业演员来做这件事了。”

2

莉莎坐在自己的车里，决定等四下无人时再使用药物喷剂。

至少药盒上没写用过此喷剂不能开车，也许这种喷剂不会像吃感冒药那么折磨人，她心里想着，转到中心大街，急忙开车回了家。

碎石车道一直通向莉莎在哈克贝利大街的家，那是一栋老宅。

莉莎下了车，回到家，打开厨房门。

她的宠物狗拉斯蒂见到主人回来了，马上叫了几声，兴奋地摇着尾巴，那是在跟主人问好。在爱尔兰长毛犬的“语言”里，这意味着：“看看我多机灵，那么认真地看家护院！”

“拿什么来奖赏这么乖的狗呢？”

无须长毛犬自己讨赏。

莉莎给了拉斯蒂一块儿狗饼干，自己含了含片。

拉斯蒂那卖力的做事态度让莉莎觉得有一种负罪感。她瞥了一眼在起居室一角的电脑，她用那些还没有刊登在《俄勒冈日报》数独专栏上的作品当靠垫——现在它变得越来越薄了。

	8						1	
9			4		6			2
4				5				7
	1			2			8	
6				3				9
5			7		9			4
	2						3	

看到屏幕上出现的这个数独，莉莎不禁皱起了眉头。这个数独比起平时里她认为容易破解的那些还要简单。

我可以在原有专栏的基础上再开设一个“数独入门”的专栏，莉莎心想。

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创作，可问题是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设计数独。也许她可以用欺骗的手段，用电脑程序设计出几个典型的数独。严格地说——这可不算是欺骗，而是我与编程人员共同完成了这个“破解数独”的项目。莉莎宽慰自己。

大多数数独题和破解程序都依赖于电脑的机械特性完成——电脑程序可以毫无怨言地完成重复性的工作。而这种重复性的工作若是由人来完成——还要用生硬的方法猜 81 个空格里究竟应该如何填数——那可绝对算是一种煎熬。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：用 1 到 9 个数字依次填写在九行和九列中，而每一宫（一行或一列）又分为 9 个小格，在这些空格里填写 1